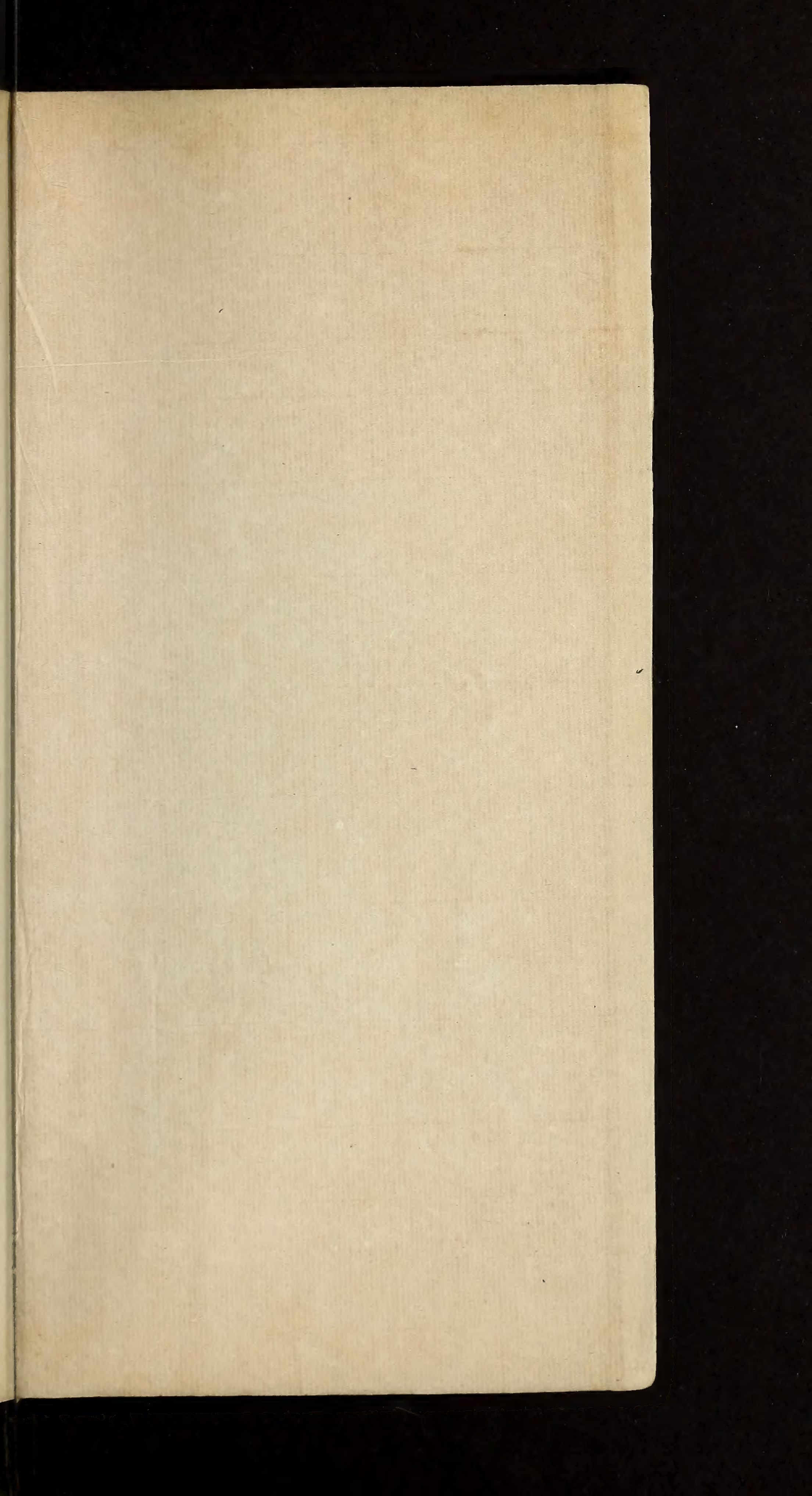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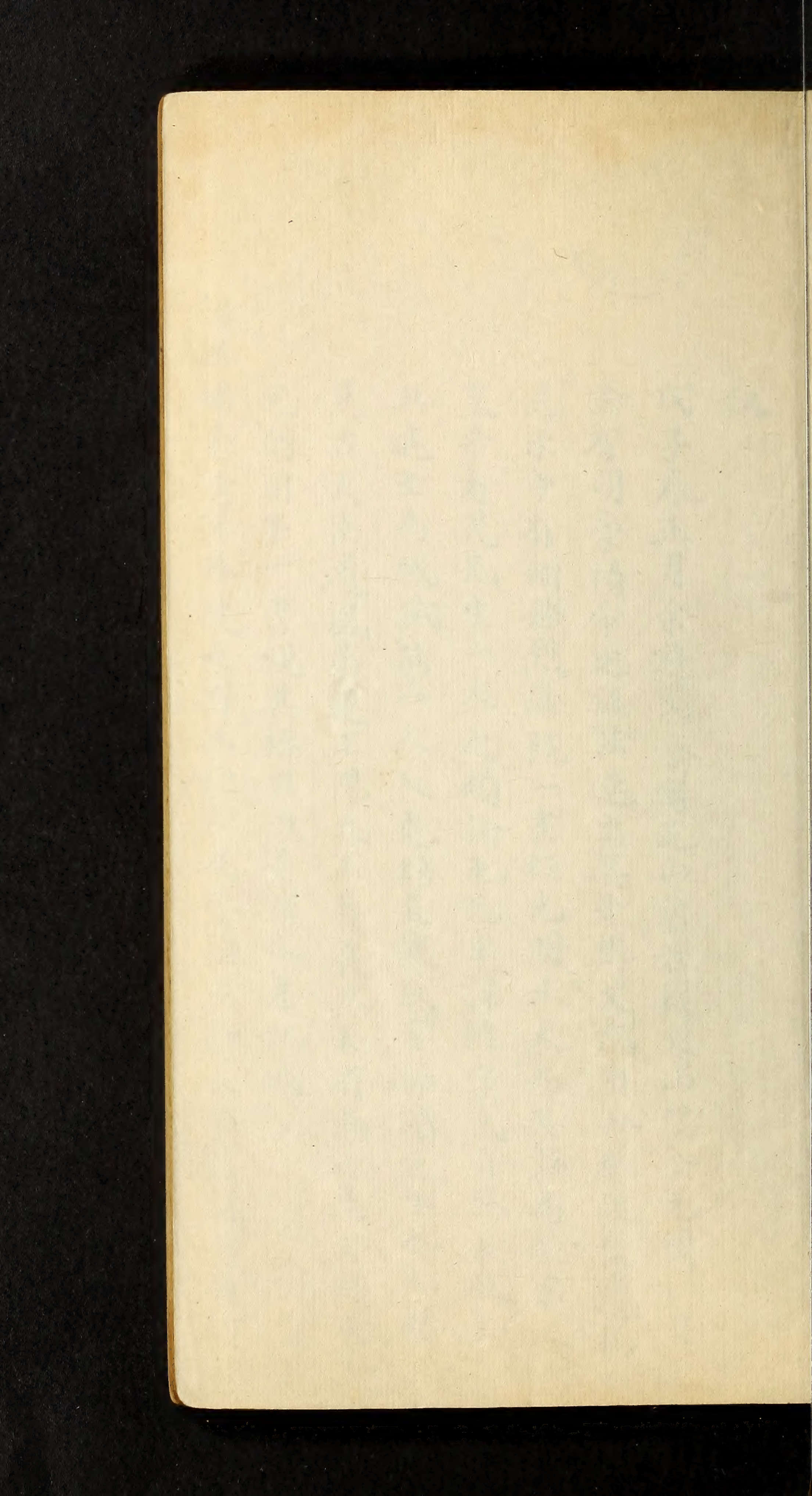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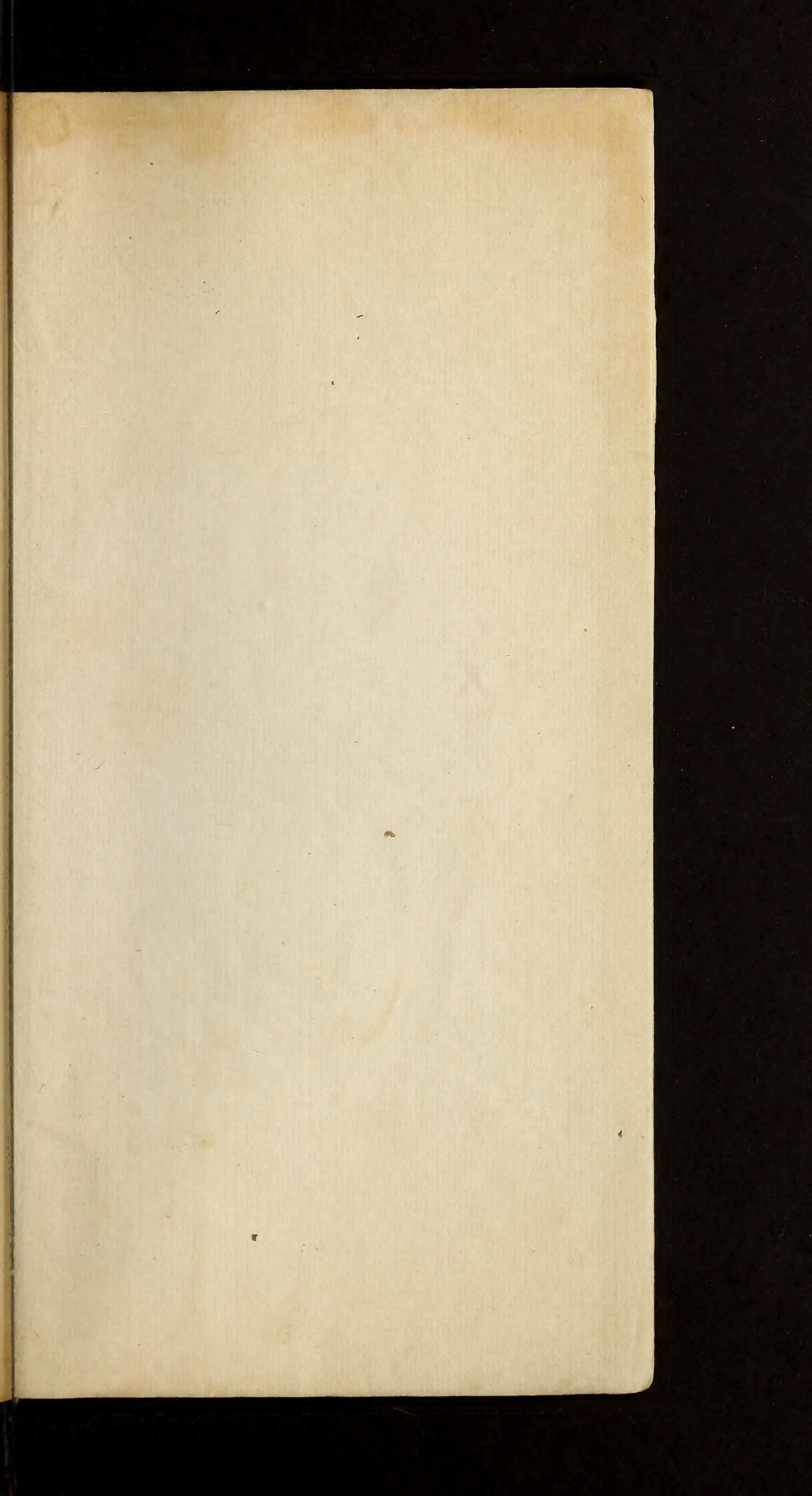








叙

戊子春正月余遊閩嶠寓芝山蘭若獲交山陰余元閏一日論有明崇禎帝之謚法遂出其先生父武貞公奏疏暨遺稿見示中有辨思烈謚號一書極光明正大而其謚為毅宗正皇帝者是先生一人之碩論也先生諱煌字武貞登天啟乙丑進士為殿試第一人入史館直諫敢言捧讀之下令人想見古大臣遺風第運丁陽九不獲展其大有為之志可嘆也元閏因示一書覩其標目曰臺灣外志紀我朝新闢臺灣海外從来有土地以及明季海上鄭氏事最詳筆力古

勁雅有龍門班椽風及詢作者姓氏里居始知為江子東旭撰余因嘆曰江子負有此才不獲纂脩史館而乃淪跡草野成一家言以自見其亦勞瘁矣乎江子為甌閩士性嗜古文詞不拘章句季幼從其先人遊宦嶺表悉鄭氏行事因編次其所見聞備他日史官採取其用心良苦而因事直書褒貶積歲月以成江子原無廉心於其間也按鄭芝龍投誠後其子成功據臺灣海島故明王孫相依為命者垂數十年至癸亥歸順又有寧靖王從容就義至五姐亦從之死江子獨斷以成功台灣之踞是為寧靖王而踞也其草識堪附紫陽之末

且其间忠臣孝子義士慈孫與夫閨壼之節烈罔不光如日
月即當日公侯將帥入其门不啻數十輩而鄭氏遂應五代
諸侯之讖可謂奇男子江子今為之表彰不致海外荒服年
久湮沒人皆謂大有功於鄭氏而不知其有功於忠孝節義
者為更多哉故讀是編者可以教孝可以教忠可以教義閨
阁闻之亦莫不油然生節烈之心有功名教良非淺鮮異日以
之登對
大廷備史氏之闕文江子與是書不朽矣余不敏謹為數語以弁
其端

漢陽同年弟彭一楷拜手題

叙

天之生才豈偶然哉生是才必有所以用是才然生才不一
或隆以南面百城或置之衡门泌水又甚者沸乱顛連無以
自立不可謂如彼者天生之天用之可以見才如此者天生
之未嘗用之不可以見才也蓋必至是乃所以定之動忍使
之奮發有為名當時傳後世加拿之以無容湮沒者也吾友
江子東旭其先居當於滕國之未嘗統數萬兵見天命有在
歸誠我
清朝改武為文授州守之職東旭為幼子最所鍾愛晨夕左右不

離習知時事强記博聞疎財重義四壁蕭然噫以如是之才
際用人不次之會咸謂其必有合也奈何命與時違歷落半
騷所如不偶行多坎坷緣與友人計畫無如數何欵為鶯鳴
義俠反成雀角誘疑搆訟歲月徙倚縣庭因著台灣外志一
書其書專為鄭氏而作始終偉男子然以我
朝視之則固勝國遊魂海隅竊魄者律以犯邊梗化夫復何辭作
史者當
聖朝全盛之時犯邊島竊踞之跡使孤忠遺憤獲伸於光天化日
之下不戚戚乎其難哉今是編所紀鄭氏於不忘故國也如

睹聞百粵天威咫尺之誠於其接遇王孫也如見相依為命
保護備至之誼忠肝義胆赫赫如在目前至叙

今
皇帝之殷憂南顧義撫義剿六月興師而鄭氏賓服台灣底定
殆亘古未有一統之天下也非江子才兼素優而抱卓絕之
識者焉能辦此哉如寧靖王之就義從容五姬從死與夫忠
臣義士閨壺節烈者尤慘慘三致意焉江子豈獨備史氏之
三長抑其有功於名教立頑起懦不朽矣是為叙

三山弟岷源陳祈求江大蘭香山仝拜題

叙

余司鐸南詔於乙丑春獲交珠浦江子東旭蓋循〻然重厚博物君子也嗣出其所輯台灣外誌幾十卷而囑叙於予予讀其書起明季擁衆紀我

朝歸順垂六十年其間島嶼之阻絶城壘之沿革鎮弁營將忠義背逆以至

朝廷之征討招徠沿海之戰征區畫靡不廣羅博搜瞭如指掌間乘之大觀班馬學文匠也蓋嘗論之作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非具曠世之才者不能折衡千古驅策百家非負蓋世

之季者不能參稽明備討論精詳至其權衡結系斟酌褒譏
之得宜尤非抱卓絕之識者不辨也故作史难而作偏隅之
史為尤难若成功以有明賜姓逊竄台灣奉永曆故朔三十
有七年蹟其仗義執言全髮守節庶幾齊田横遺風不可謂
非明太祖非著明之始所以著鄭氏之始也首誌顏思齊所
以著鄭芝龍之始又所以誌開台灣之始也成功賜姓弱冠
書生半旅之師踞金廈島彈丸之地抗天下兵可不謂雄乎
審時度勢效虬髯所為遁跡台灣存明故朔父子祖宗相繼
四十年終明之世僅見一人其間立心之誠偽謀畧之巧拙

部伍之嚴肅將帥之勇畧賢臣隐士之遺踪勝朝宗室之潛寓義士忠臣烈女節婦凡有所見筆於書及至施侯奏功鄭氏歸誠寧靖王盡節五姬殉难東旭此書以台湾之踞寔為寧靖王一人而踞寧靖王死而明絶其卓識宏深誠足千古噫東旭非搆訟感憤徒倚縣庭安得此書而傳於世太史公稱西伯演易孔子春秋以及離騷國語兵法呂覽説难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東旭具如是才成此一家言豈非天使之名當時傳後世加厚之以無容湮沒者乎較之南面百城其見才為何如耶余讀是書不能嘿嘿爰

敘其所作之〻由

雲陽誼教弟鄭應發頓首書



自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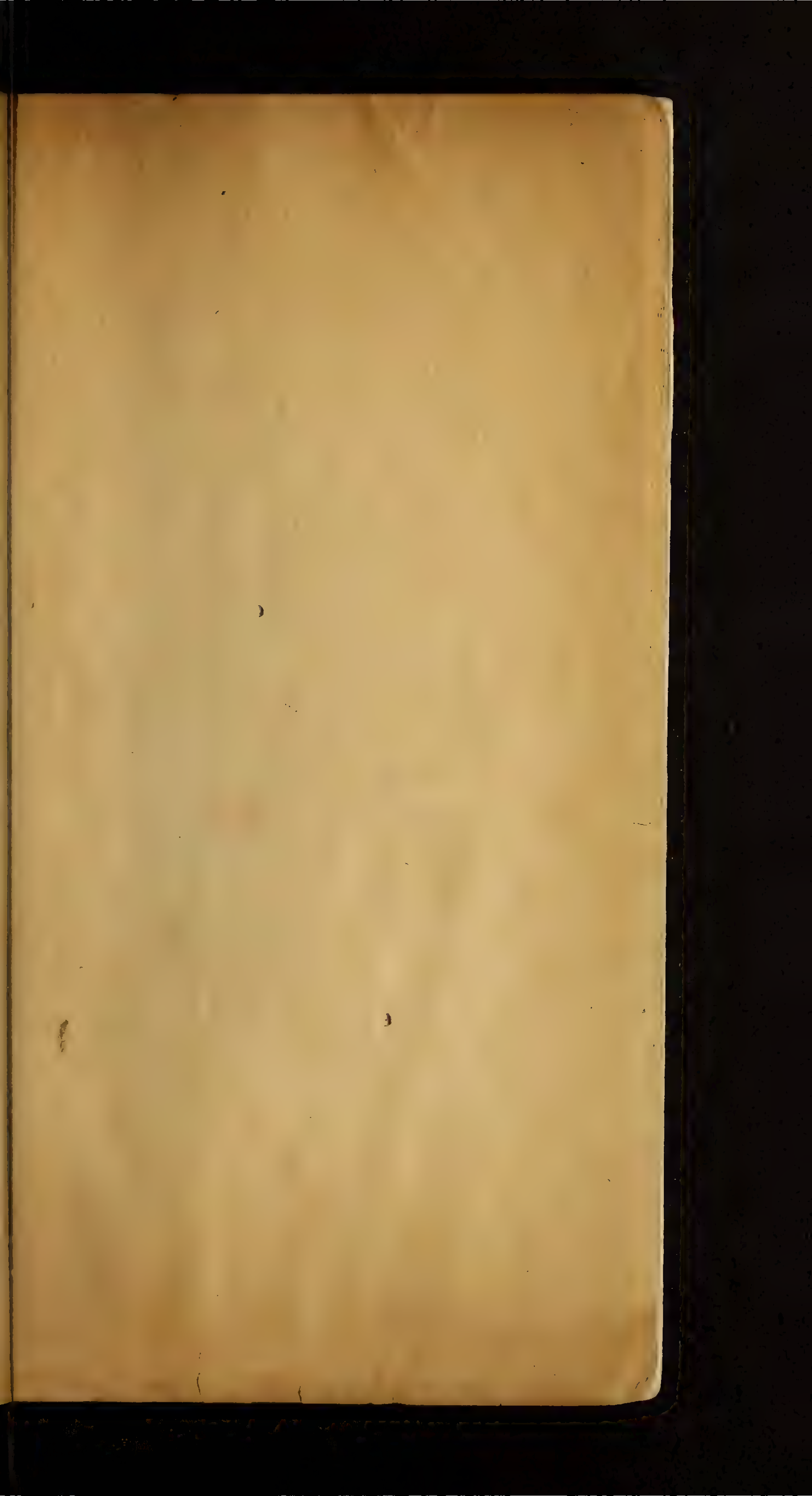
歷稽
帝業之正莫我
世祖章皇帝也
世祖當甲申之変整提一旅戡乱除残應
天順人承継　大統而有天下以及今
上萬國賓服惟鄭氏臺湾與二三故老遵奉舊朝孤臣海外恃波
涛之險来往倏忽騷擾邉疆費
朝廷無數金錢以至遷移五省寠動　南顧之憂者四十年其间

英傑殁於王事者指不勝屈是殺運之未盡故也迨至殺運
告終
盛世將見天必生散金之姚公以撫之施侯六月興師果敢在于
人謀一戰決計見机體乎天意遂將臺灣荒服之土地為
朝廷収入版圖四海歸一焉但成功髫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捨
父克守臣節事未可泯況有明裔之寧靖王從容就義五妃
亦從之死是臺灣成功之踞亦昭烈之北地王然故就始末
廣搜輯成誠閩人說閩事以應纂修
國史者採擇焉

旹

康熙甲申歲冬至後三日九閩珠浦東旭氏

江日昇謹識於雲陽之寄軒



鄭氏應讖五代紀

鄭芝龍

字飛皇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人封平國公加太師投誠封同安侯在日本國娶翁氏繼娶顏氏生四子恩蔭渡襲

鄭成功

芝龍長子名森字大木南安孝生員芝龍引見隆武賜姓朱名成功欲令其父領名恩義初封忠孝伯宗人府府正照駙馬行事佩招討大將軍印后永曆封

潼國公繼而晉封延平王妻董氏雷廉道董容先長女生子十長錦即經也聰明膚知寬裕溫柔癸壽三十九卒於臺湾

鄭經

成功長子字元之妻唐氏尚書唐顯悅女孫無出陳氏生子六壽三十九卒于臺湾

鄭克𡒉

經長子當甲寅變經乘釁而渡仍踞金厦各島克陳永華請令其在臺監國大有才能剛正果斷見疾諸

叔追經死馮錫范譖諸叔以螟蛉說董國太共謀殺之年一十八兵民嘆惜妻陳氏永華女翰林陳夢球妹進士陳還之姑從容盡節夢球字二受正白旗康熙甲戌科陳遂正白旗康熙科

鄭克塽

經次子授誠封正黃旗漢軍公妻馮氏漢軍伯白旗錫范之女

例言九則

一是編之作首起明太祖者因鄭氏祖墓不毀於江夏侯而有神護推其源耳

一是編提出李闖陷北京馬士英專權誤國而又不詳其說者自有明史在不過引為接脉作鄭氏末節之說

一是編原為鄭氏應出五代諸侯為故明嘆氣之前識其鄭氏將帥即為鄭氏一時用紀其一時用之事或戰或敗書其寔也不似水滸諸傳其人旅其甲狀若何戰數十合數百合之類点寫模樣炫耀人目以作雅观

一是編當甲寅之變耿尚吳三家有関於鄭氏則為之述如無関於鄭氏自有國史在故不須說

朝廷修入版圖設為郡縣以垂萬世

一是編歷有年所如
國朝從
龍定鼎奉　命戡乱諸英傑不為諱名直書倣列國三國体義非
敢褻諸公益以重之使著名而垂不朽於萬世
一是編於鄭氏歷有年所所有征戰事蹟頗多亦难枚述今
就其関要者纂成观者諒之
一是編句旁用圈点至人名地名俱用旁畫不致混乱以便
观者之讀
一是編於明紀或本末或編年或遺聞以及定鼎奇勳諸書

廣為搜輯而成以備風採

旹

嘉慶辛酉六年仲夏六月朔日謝氏修輯

第一卷

一回

獲地脉周侯留穴　震石文鄭氏應讖

二回

過東洋一官結婚　聚群雄思齊謀國

第二卷

第三巻

合衆共結十八芝　感恩惟憑一封書

六回

鄭芝龍拂意仍歸海　芝豹献計家登山

第四卷

七回

洪先春陳兵受敵　鄭芝龍臨陣義釋

第七巻

十三回
紅毛據臺灣築城　闖賊陷北京僭位

十四回
應天命伐羅登極　承舊基立王嗣統

第九卷　十七回

芝龍鴻逵扶唐藩　道周何楷争班位

十八回

鄭森陛見賜姓名　道周請旨兼師相

第十卷

十九回　明堂里道周被擒　五福閎傳魁解職

二十回　黄道周揮毫受刑　鄭芝龍得書放閎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廿三回

五志士願死衆土　三大人應識同安

廿四回

成功家計併鄭聯　鴻逵感舊縱得功

第十三卷

廿五回

成功斬叔親無私　施郎執法身惹禍

廿六回

郝文興舉城歸海　馬達知棄營入漳

第十四卷

廿七回

成功圍漳塞鎮門　金礪搶閩提古縣

廿八回

郝尚久反潮請权　諸宗室至廈札遇

第十五卷

廿九回

葉阿二大人招撫　世用单遣將献城

三十回

滚芣地龍有虞死难　一蓬風臣與投降

第十六卷

三十一回

成功棄地毁諸城　貝勒進師遇暴風

三十二回

成功揮文祭蘸茂　黄梧見机獻海澄

第十七卷

三十三回
成功率船圍福州　亮工料敵授王進

三十四回
諸鎮將畧布犄陣　衆叅軍條陳机宜

第十八卷

三十五回

何斌探水臺灣港　成功冊封延平王

三十六回

馬信繞道陷瓜州　金斌乘勢奪鎮江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卷

四十一回
容陳五省盡迁移　分遣諸将成閑壘

四十二回
詭報喜覧啟觸怒　覌祖訓憤濾薨身

第二十二卷

四十三回 黄昭矯遺言扶襲　繼茂動懐柔撫綏

四十四回 奔喪蕭拱宸拒敵　臨陣周全斌棄舟

第二十三巻

第二十四巻

第二十五巻

第二十六巻

五一回
甘輝領衆據達濠　鄭經接書過廈门
五二回
趙得勝首献海澄　王大人定計斬將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卷

五五回
馮錫范師攻漳浦　趙得勝戰捷黄崗

五六回
沈尚仍謀再恢復　鄭耿通使兩交好

第二十九巻

第三十卷

六二回
吳淑借道襲汀州　應龍知信献興化

第三十二巻

六三回
楊德刑納欵邵武　黄應蕭探戦定海

六六回
董國太執法斬將　康親王遣使招撫

第三十四巻
六七回
馬三奇片書勸降　劉國軒単騎帰海

六八回
喇哈達開城解諭　段應舉奮勇決戰

第三十五卷
六十九回
劉國軒三踁江東　郎廷相両省調兵

七十回
林陞戰勝赤嶺埔　國軒計賺灣腰樹

第三十六卷

七十一回
江勝截殺祖山頭　應舉師潰海澄縣

七二回

姚啟聖總督福建　劉國軒全通海渠

第三十七回

七十三回

吳淑智踞燈火寨　應舉節全西樓城

七八回

永華請元子監國　國軒啟潯尾築城

第四十卷

七九回

藴鏷申約説鄭經　正色奉命領水師

第四十一卷

八十八回

平海施琅受机宜　謀降朱寿首始末

第四十五巻

八十九回

不越礼沈斑讓弔　重夫義鄭氏就死

九十回
國軒出守澎湖島　何祐偹禦鷄籠山

第四十六卷

九十一回
施琅密疏請專征　葉明分旅平土番

九十二回

施琅禱天得甘泉　鱷魚應數死澎島

第四十七卷

九十三回

施琅乘南風東征　丘輝不惜身西敵

九四回

丘輝乘澎湖攻擊　施琅收軍中紀律

第四十八巻

九五回

天貴招降死虎井　林賢拚命併猫嶼

九八回

劉國軒敗績陳情　馮錫范計議迎宗

第五十巻

九九回

劉國軒全地舉降　朱術桂五姫從死

目録終

古閩珠浦江日昇東旭甫輯定



第一回

獲地脉周侯留穴　震石文鄭氏應讖

詩曰

盤古初開日　唐虞継盛世[時]　三王稱治時[世]
戰國各相持　兩漢分吳魏　五胡乱晋基
世民除暴乱　宋祚金元移

話說明太祖朱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今江南鳳陽府)於元至正七年自和陽起兵渡江收納英傑驅除羣雄至戊申歲即位金陵改稱南京(今江南省)馳逐一十六載始廓清宇宙方命江夏侯周德興設立衛

所安揷有功將士德興從山東登萊青莒由浙江寧紹温台壽處
會同有司酌議踏勘設置分封迨入閩至泉州建永寧衛過石井
安平地方見龍勢飛騰山環而相顧水潮而有情旗鼓顯耀印劍
生成徊徘瞻玩憶奉命時曾受密旨斷沿邊孽地今觀此地應為
開却遂傳南安知縣楊廷志取討人夫備鍬鍤是夜德興忽夢二
人跪告曰公奉旨勘踏地脉斬除孽穴適見此處飛騰踴躍疑感
於懷欲為開斷以消國患但此地發脉於臨汀起伏於紫帽蟠騰
珑現寔歸安江其左輔右弼氣象萬千上帝業命余保護此地以
俟後來之有德者瘞其中應出五代諸侯為國朝嘆氣幸勿輕斷

以遠帝命謹記謹記

評曰今古盛衰皆有數聖明空算滿盤棋雖然識得机関起三尺冥冥自主持

是時德興驚覺濔方三鼓細思此夢甚異明是此處山神奉上帝命在此守護求我勿得擅開後來當出五代諸侯為國朝嘆氣輾轉思維當再為審詳酌奪次早德興按夫役親登嶺上遙望波涛洶湧山勢嵯峨發蹟環繞不但尖圓秀麗氣概雄壯及山盡水盡愈玩愈有意味再步山巅見大石鐫海上視師四太字傍朱熹

書詩曰先賢業有明鑿此乃天數不可違逆徘徊而下散其後至同安設高浦所濬一井於来龍之白鶴山工深十餘丈鎔化鉎鉄千觔傾入井内其所前有大石二十八塊每石令石工分劈兩岸片諺曰白鶴山珠巽案誰人葬得着天下管一半故德與有是举於是渡江置金門所即梧州中左所即廈门又建鎮海衛以及陸鰲懸鐘銅山諸所畢會軍門請旨分給有功衆士然後從潮惠建衛所入廣東設置四京復命

按此地宋朱熹初除同安縣主簿經過此覌鴻漸山木星挺秀喜其地追至山頂見五馬脱氣遂令石匠勒海工視師四字後此地被鄭達德遇異人寥明為之指塋名五馬奔江傳至其孫

紹祖 芝龍父 充泉州府庫吏

按江夏侯周德興建銅山所城〻設四門而塞其北從未有發科甲者至巡海兵備道蔡潮点軍至銅山見北门不開哂江夏侯之未全識也理當開以收逆水令人挖之内鑿一石書四大字云遇潮則開潮嘆服曰侯真神人也從此銅山人物濟〻

是年萬曆甲辰三月初十日春暖融和天氣清明廈门忽尔雲霧四合雷電爍爛霹靂一聲海滸瀾開一石〻中顛篆鳥蹟識者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啣鼠千頭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揚眉於東傾陷馬耳生女滅雞十倍相倚志在四方一人也爾庚

小熙皡太平伊始人咸不解其語十八日辰時芝龍生其母黄氏
夢三婦人引紅霞一片堆於懷徐而採抹地表名一官戊申一官
歳五紹祖送啟蒙取名國柱頗聦明庚戌一官七歳讀書於午歸
於途戲石過墻悞擲太守蔡善繼紗帽失驚遣人拴入紹祖始為
免巾請罪善繼見一官眉目清秀氣宇軒昂賛曰此寧馨兒也賞
而釋之

第二回

過東洋一官結婚　聚群雄思齊謀國

天啟元年辛酉一官十八性情逸蕩不喜讀書有旅力好拳棒潛往粵東香山尋母舅黃程程見雖喜但責其當此富歲正宜潛心無故遠遊擅離父母一官答以思慕甚殷特候起居非敢浪遊程留之至天啟五年癸亥夏五月程有白糖奇楠麝香欲到李旭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然前日本與今不同今之日本九船隻到港人都入在班中拘束不許四處散歇交易只許六十萬兩各船攤開數足將所餘貨物發返給水米蔬菜駕回昔之日本最敬唐人

凡各洋悉唐朝與通故稱中國人曰唐人船有到岸只有值日庫街撳頭公司貨物其餘搭客暨船中頭目夥記貨物悉散棲居住轉為交易婦人雖跣足蓬頭而姿色羞花宛如麻姑仙女且頭髮日々梳洗薰以奇楠不似中國抹以香油也凡客至其家最敬者或茶或酒杯盤必以頭髮擦之然後斟而送客余味其奇楠氣味尚黏齒頰芬香所以抵日本者老成亦被迷墜況一官在方剛之年亦是天數該然亦繩繫足本衙有倭婦翁氏倭日本別號年十七天嬌絕俗美麗非常見一官魁梧奇偉彼此神交第不得即為隻並一耳一官遂聘之合巹後隔冬住下凡洋船乘風而未回者即曰隔冬時有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姓顏名

思斉字振泉年三十六身体雄健武藝精熟因官家欺陵揮捧斃其僕遂逃日本裁縫為生居有年積蓄頗裕疎財仗義遠近知名是年天啟四年甲子夏唐船販日本者甚多思齊與亦船財副楊天生字人英年三十泉州晉江人也算法精敏最熟大刀且言語便捷桀黠多智朝夕盤旋遂成冰乳一日偶飲微醺思斉嘆曰人生若朝露耳若不揚眉吐氣虛度歲月蓋作骯髒丈夫天生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志者亦若是長兄有此雄畧何愁久困以余度之此地可圖思齊曰吾亦有心久矣其奈力微何天生曰先以得人為要弟當憑三寸不爛之舌鼓動各船之杰者尊拜長兄為盟

主然後徐徐說之則事成矣思齊曰此非吾弟不可事成富貴與
共聞李德船中有一姓洪名陞為人慷慨豪邁甚好籐牌 天生曰
與弟最厚字宗御年二十六係興化府莆田縣人其祖至同安因
而在同住家籐牌王號七尺倒跳一丈思齊曰此人當招之天生
曰彼亦極慕長兄名譽二人談得投机至晚方別次早天生邀陳
勳同到張弘船中弘字子大泉之惠安人剛直勇敢能舉五百觔青
石遍行教場一回面不改容號為鉄骨張弘遂陳德林福字振祖
手足便利渾號深山猴善使標鎗炮火同安人天生叙談之際就
提出拜顏振泉為盟主眾咸善焉林福舉李英莊桂楊經三人義

侠衷紀舉林盈黄碧張輝王平黄招五人福郎同天生往招李俊臣臣諱明漋之南靖人風流灑脱甚精鈀頭俊臣許諾天生等四於途遇鄭一官與何錦天生招之一官舉高貫武藝超群並余祖方騰許媽黄瑞郎唐公張寅傅春劉宗趙鄭玉等共二十八人於六月十五日大結燈綵香花牲犧列齒序行以鄭一官為尾弟祷告天地雖生不同日死必同時之語畢燒化紙錢衆拜振泉為盟主大開筵席暢飲而散自此之後親契友愛勝于同胞惟天生每用挑撥諸人說日本地方廣濶土通遼陽北直下達南閩粤東交趾真魚米之鄉若得佔踞足以自霸陳衷紀陳勳張必洪陞高桂

五人咸動心向振泉謀曰天生所言誠是大哥不可失此机會振泉曰公等休為児戲然奪人之國豈泉我数人而可洪陞曰非此之謂未知大哥若何大哥意若決則諸人立呼可應毋煩遁拆其餘當徐徐誘之則大事成矣振泉曰事當秘密覌人而言倘一人造次性命攸関諸人領諾而去

第三卷

第三回

臨盆翁氏夢鱷魚　醉後李英漏机関

却説洪陞張弘楊天生既得思斉定意欲往李明船中途往砲臺前經過見守臺倭番整粛嚴謹火砲斉備天生猛省一驚顧陞與弘曰砲臺如此嚴謹思难下手陞笑曰砲臺嚴謹不過見我們船欲起身加意提防耳何足介意天生曰君既胸有成算試略陳其概陞曰兩營倭番不過百有餘人所恃者惟數門大炮以弟愚見每臺只用胆勇者五六十人或清晨或黃昏乘其交易無備時衝

入將守臺者砍倒炮車扭轉放數门彼知所恃者已為人奪安有戰心另擇一位勇猛者統人從中趕殺再分百人兩邊放火喊殺即可得矣天生点頭曰所見畧同遂到明船與高貫李英傅春等相議英曰不乘此時齊集舉事更待何時弘曰言之誠當不然日波浪馳逐乎天生曰返須與大哥酌定衆曰然同到思齊寓所天生述衆意勸速舉事齊曰凡事當料已料人方保萬全不可苟且倘畫虎不成反類狗耳天生曰公所慮者恐人心未一齊曰然天生曰俟十二日弟設數席請諸位令其書名押號并密約策應偹敵之計齊曰此最要着賢弟宜亟行之十二日天生設席請二

十七人咸至依序而坐酒半天生向裹紀曰今歳我们船隻不知交易幾多貨物配搭幾多箆金計搭幾多（八成）（日本出金様如箆故曰箆金 金色）板銀計搭幾多何船得利何船虧本裹紀曰別船不知就小弟船中計筭虚頭多約獲利無幾 天生曰冒波濤而涉風險不能得利亦就难了果鄉曰生理都好奈此中抑勒不與我们親自交閲凴他當事掣肘京客尚有三年不得貨者（日本係埠頭其首亦称曰京離日本三個月路）子大哭曰我们出於千波万浪之中反為倭奴束縛擠几间板屋放一把火大家焚了罷怕他錢銀不是我们的（日本之屋悉係木板所為）天生只管搖頭裹紀曰長兄不必搖頭子大之言大都不錯弟亦

有心久矣若無頭領提調耳今日大哥在此衆人協力衝鋒破敵之事弟獨任之天生曰二位酒言我们至此頂履别人天地休作兒戲脊曰幸座中都是我们若有外人豈不惹出事来衷紀曰小弟之言寔出肺腑並非醉語果卿曰人貴適志耳祿〻何為凡在座聽我一言衆曰謹聽鈞諭果卿曰今日此會寔乃天緣生於中国而獲聚一島況大哥德望素為人所欽仰共扶為主乘時踞此同享富貴何如衆大喜曰是天生果卿即斟酌一杯祷告天地曰座中諸位苟有異心者天其殛之祷畢又斟酌一杯共扶忠齋上座環跪曰今日之事大哥主之富貴與共生死勿替若有遺約者鳴

鼓共誅恩斉曰諸位莫非醉語何鹵莽若是天生曰大哥勿太執
我們所言寔從心出今日化家為國在此舉取禍殺身亦在此舉
幸為主决莫作婦人之仁恩斉曰賢弟今日醉言恐明朝醉醒悉
都忘却豈不悞事天生曰應立箇規矩方可果卿曰有單在此衆
人各書名僉號以便調度衆欣然曰言甚有理遂各捜名下書押畢
遞與恩斉曰愿聽約束斉曰斉寔不才因一年之長既蒙所推凡
事當聽吾言共成富貴衆咸曰再無反悔即赴湯火亦所不辭飲
至三鼓方散甫出門見天昏地黑雨箭風刀飛沙走石鼓浪兵波
令人震怖天明聞説海中濤裡有物長数十丈数十圍而眼光爍

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揚威勢不可當通國集观咸稱異焉閱三晝夜方息空中恍有金鼓聲香氣達街衢翁氏正在肚痛昏迷之際夢同衆岸上观大魚跳躍对懷直冲驚倒醒來即分娩是男一官聞之不勝喜躍方扶在氊蹈綿上坐忽聞四處喊呌救火一官忙啟戶視之見衆齊立門首作踌躕狀問曰列位火在那裡起衆曰都見是尔家失火故群來救至此乃無豈不怪異一官曰我家裡那裡有火起是拙荊臨盆灯火射出衆方知翁氏生子齊向作賀曰令郎必有大貴我们眼見毫光達天非恍惚也一官謝不敢衆散出翁氏忙問一官曰外面何故這般喧嚷一官曰衆

見我家失火一齊來救恰至門首又不見火追我出門疑是灯火
映光衆咸説分明是見尔家火光燭天後知我得子对我恭喜了
緫散去翁氏曰此亦奇異我方緫肚中痛絞之時略定睡去即如日
在岈工看大魚一般揺擺翻騰冲我胞中驚倒醒來遂産一官曰
想此兒必有好處當秘之善為撫養正秋七月十四夜子時也一
官自生手見火光耀室與夢中之奇心暗喜焉思齊率衆拜賀過三
朝十二日思齊遣人請一官至寓叮曰此番舉事唯汝年輕須慎
言語切勿輕漏於婦人之耳一官曰大哥不必過慮丈夫作事自
有定見豈肯向兒女嗷ゝ齊曰如此足見賢弟年少練達忽天生

果卿至問一官曰數日忙甚姪想都乖巧一官曰月裡孩兒聊且過日天生曰這就是好但弟婦面前此事不可與知斉曰今日正為此事特請他叮囑恐其年少失於檢点倒亦老練矜持果卿曰如此纔是丈夫所為一官曰事貴神速恐躭延日久人多悞事斉曰總在八月間矣天生曰業已通知各位一應繚路帆蓆収拾齊備乘秋潮將船悉放浮水所有柴米蔬菜加倍配足使倭番不疑船中軍器炮火全賴果卿與予大二位調度其中路統衆併工將軍衙者果卿奪砲臺領人釘砲者予大搶入東砲臺督人扭轉炮車放砲者俊臣由東南率衆喊殺者茁桂其陳勲從西北角抉入

放火喊殺大哥與一官領一隊沿海接應小弟與李英統人分路接應其調度各船杉板預備者楊經派定在单大哥可着人傳諭期在八月十五早悉齊接单閱完將单交一官令他前去密傳一官隨到各處通知調度八月初四日各船悉放落港心整頓收拾静候十五日舉事十三日楊經壽誕衆備礼作賀經留衆飲獨李英酒多乘醉而歸倭婦王氏接入服勤伏伺於情濃之際英將十五日欲併國王事悉吐露焉王氏曰炮臺兵許多炮又大如何做得英大笑曰汝真癡婦我們這些唐船就許多人又舊唐人多火来（往者唐人在地居住者稱舊唐人）合作放火的放火佔炮臺的佔炮臺幾個兵何

足介意但汝勿驚慌王氏曰有爾作主我豈驚慌遂與英提捺昏昏睡去天明英忘却醉後語梳洗畢出門調理諸事王氏即請伊兄六平到家將英夜間所言一一通知囑其收拾貨物以免臨時慌張王（平六者倭之閑巨行有心人也）忽聞此言而自度此輩做起其害匪淺出首為是就詭應曰我就收拾忙轉身到值日街尋值日何必登平六曰你可知這裡這些唐人做得勾當麼登曰不知汝何這樣慌張平六曰唐人結党約在明朝就欲焚殺奪（併）登曰汝有何據而知其詳平六將李英昨夜酒醉对伊妹之言細陳登曰果有是事速令你去見當事以便啟奏國王

第四回

思斉脱难踞臺湾　一官問天連得茭

却說必登帶平六到當事家楊復門首問守門者曰裡面有誰在守者曰翁翌皇在裡面登曰可有唐人麽答曰無登囑平六汝且暫站我先去報明総來叫汝平六点頭登入楊復望見問曰尔今日値日來此怎麽登曰有要話欲回復曰有甚話這等要緊登曰可有唐人在此沒有復曰只翌皇尔我三人登曰此就說亦無妨遂將平六所言伊妹始末一一陳說復曰如今平六呢登曰現在門首復曰叫他進來必登出喚平六入見復曰是如何做事尔爲知

其詳當確寔有據不可妄生枝節平六曰我原不知情因李英是

我妹夫昨夜乘醉歸來與妹説其始末囑勿驚慌故此舍妹早間

喚我過去商量我想知而不言罪同叛逆特来出首復曰是我此

数日見唐人偹辦物件权拾器械與往歳不同今汝妹之言大約

不虚此乃土地之靈王上之福翌皇尓且回去别日來清賬尓亦

外面打聽我領他去啟王翌就辭出忙走到家見一官抱孩兒同

兒女在氊踏綿工玩耍（翌皇翁氏父一官夫人也）忙曰一官不好了尓们唐人做

詩句當被李英妻舅王平六出首総去啟王就有兵出來捻拏汝

速下船逃生一官聽見魂不附體飛跑出門恰轉西澗撲面遇天

生果卿手大三人一官忙捏於旁曰不好了事已洩漏王兵即出可快傳下船逃走式去報大哥三人聞說就分去轉傳各人一官奔思斉寓中正遇陳衷紀莊桂高貫余祖何綿傳春在彼計議忙曰我丈人来說王平六出首事已敗露王兵即來捦拿快些下船斉曰汝們快去傳說各人速下船只陳衷紀傳春二人同一官思斉各執大刀奔至海邊見唐人紛〻乱竄正十四日未刻秋潮已漲各船杉板及本處花葉船名日本小悉湾泊岸邊思斉喚衆人下船都各争先急摇到大船工起椗起帆當慌忙之際遥見倭兵四出捦拿乃是楊復帯何必登啟至王傳鎮國將軍到正在疑惑间欲差

人來喚李英訊寔而四處值日見唐人鼎沸飛報造反王隨傳斉兵馬盡出撥將前去謹守砲臺開砲放打唐船岸工有走不及者或走至海壖無船者有群爭上船而船已覆者有得工船而急搖者思斉喊招伏來柚杉板開駛出口思斉一船正要開頭砲臺工火砲連發倭人亦慌忙兼之潮落風又微順各船亦悉轉頭坐潮緩緩而行雖砲報不絕却無壞船一箇時辰船咸出口思斉站在尾樓工見將到州仔尾令人放砲打招旗傳令今晚暫泊此處議事但思斉既幸脫虎口船不急去而就泊港外豈不虞倭人出追乎日本因前犯浙閩粵東三省邊界明季之防倭者是也擄掠陷

城總制胡宗憲令大將戚繼光追捕剿殺殆盡所剩者可数國王從此將大小船隻去舵以絕不肖倭人出洋作反思斉思之熟料他船缺舵难以追赶正傳湾泊諸船聞號砲悉一條鞭停住落椗各摇杉板到斉船中斉接衆人工船互相安慰畢乃曰幸脫此險不知諸位兄弟可有失落否天生曰都下来了並無失落斉看圍坐遂曰只差一日就得成事莫非天意若不是一官通知幾乎遭难此亦列位福氣但不知何由得知一官曰是我丈人往楊復班中算賬何必登平六出首說是李英兄被酒漏言英嫂对伯平六說囑渠収拾貨物因此平六得知出首楊復着我丈人且回他就去

啟王我夫人飛跑來家吽我快走出门就遇陞兄他們三位方說與知分頭通報因此得脫齊问李英昨夜如何與弟婦說英曰醉了亦都不知有說甚話果御曰醉後夫言往往有之今悔莫及且速商量退步齊曰出來共多少船隻天生起來点筭共一十三隻齊曰當各分配支更聽吾號砲一齊放洋暫到舟山再作商量裘紀曰舟山無用到舟山人都散了人散則孤立难以濟事依小弟管見將此十三隻船勻配約束乘此秋風直駛臺灣安頓天生曰此言有理齊曰就煩裘紀子大二人為頭程日陞號砲夜放火箭以便覌望跟着天生曰如此却好暫且過去調理衆各告別十五日

天明思齊船中號炮三响各船魚貫隨行計八晝夜方到臺灣即
安設寮寨撫恤土番然後整頓船出掠悉得勝焉故閩浙沿海咸
知思齊等踞臺灣橫行一官父紹祖已死季弟憐二後名芝虎
同其四弟芝豹從兄芝完附搭漁船往尋是以聲勢愈大天啟五
年乙丑秋九月思齊因往猪勝山打圍回来即今嘉義縣歡飲過
度隨感風寒自知不起與天生諸人訣曰共事二載本欲與諸君
共取富貴豈知今日染此重症中途分別天生等慰曰疾病人所
時有調揖自好何必過慮齊曰非不知調揖即好奈天數已盡难
與諸君揚帆波涛中耳言訖嗚咽而死天生等即殯殮設位衆軍

掛孝完百日方祭奠除靈十二月初二日天生集諸位商議再推一人統衆方可果卿曰弟有一言奉告不知列位尊意如何衆曰所言合當豈有不遵之理果卿曰我們這番作為雖未得日本而禍不臨身兄弟們又完全此乃皇天庇祐今欲再舉一人統領諸軍第恐新舊愛惡不同倘苟且從事自相矛盾反為不妙然統衆亦非易事當立香案禱天地將兩碗擲下連得聖筊者而碗不破者即推之為首管見如此不知有合衆意否衆曰此論最當庶無後言隨辦香案衆各拈香跪告畢依序向前拜祝兩碗擲下粉碎無一存者咸躊躕焉惟一官尚未擲又忽其年輕一官跪禱將兩碗

擲下恰好一箇聖筊而碗不破衆皆駭然一官取起再擲復如前
秉紀曰我不信取原碗當天告祝曰我苐大哥已死欲推一人領
軍天若助一官再賜兩箸衆愿相扶連卜兩聖筶碗不破间有不
信者祷祝擲下復如前如是者数屈指数之共成聖筶三十衆齊
閧曰此乃天将興之誰敢違之吾苐愿傾心矣天生曰當選吉日
禓經曰初八日大吉我们尊拜一官為首

按歷明季諸事多説拜劍躍起遂扶芝龍為首又一説芝龍與
陳秉紀陳勲苐十八人各乗一舟亡臺湾為盗風引桅帯撓而
為一各駭誓曰議以三通而闹者立為主帥至龍忽闹此皆互

疑兩可難為信史余先君諱美鰲生同時從永勝伯鄭彩胡弘先督師江王繼而福州共事署龍驤將軍印丁巳改職歸誠往粵東建平州始末靡不週知口傳耳受不敢一字影揑故表出之噫使當時即亡臺灣為盜既名芝龍則成功何從而生於後作何附會鄭芝龍平鄭一官功題請致崇禎問林釬芝龍一官是一人是二人釬愕然不能對奏曰臣待罪京師梓里之事不能詳知容查寔回奏出遂服藥死據云十船相連尚隔十有餘丈（二丈）之間不知沿海難比河船駕相近則兩船必有一船碍傷灣灣落椗若相近則兩船亦難獨全兩船且難相近何況十船之

梔帯可攬而為一乎附辨於末以待采風者擇之

附紀

按芝龍從顏思齊為盜時名一官至齊死結十八芝渠為首名芝龍於招安時重略當道縉紳獨林釬不見其使不受其扎反其牘背署之曰人有向善之心而不與人為善者非也與人為

善而又因以為利者亦非也遂以義士鄭芝龍汊鄭一官功題
報後報釬拜相一日侍講崇禎偶问及釬以有人密奏其事不
敢對附會其說而出即服藥死

第三巻

第五回

合衆共結十八芝　感恩惟憑一封書

却說初八日衆欲扶一官為首一官曰弟年譜在諸兄之下豈敢越分天生曰此乃卜之於天不可逆也一官曰既卜之於天亦當決之於人前大哥在日諸公在上弟不敢置喙今日衆舉為首有一番整頓上下分明賞罰至公雖親疎之屬無異倘從如前無上下之分別無賞罰之法令弟決不敢承此座天生曰不意吾弟年紀雖輕議論大有經濟果卿曰經濟豈在年紀周瑜年十三歲尚

為都督追赤壁專師程普不服及觀其調度甘拜下風今吾弟所言衆愿析節相事拱聽約束一官曰既承諸位長兄以天意相推見許但初八期亦太逼恐備辦不及况是戌日與弟命不合一官是甲辰年故戌日與他本命相冲我看十八日申日申子辰會合且備物件亦得從容天生曰如此最妙今欲備辦何物一官曰旗幟者乃軍中威儀不可不新當一概更換並中軍帥旗一面俾衆咸知所尊粮餉者乃衆軍命脈不可不積專主要得其人船隻器械乃衆軍衛身以禦敵不可不堅利而時為修葺决策取勝須得籌畫佐謀之士爭先破敵全賴奮勇雄略之夫鼓勵則賞罰當明榮辱則升降必慎故

令出衆知所尊然後進可取而退可守不但踞此蕞爾之地即横
行天下誰敢與敵我今擇於十八日承接統領諸軍除佐謀督造
主餉監守内外另選十八位作先鋒衆曰謹受教一官曰我今為
首取名芝龍吾弟芝虎芝豹芝鵬芝鶴後改名芝完芝燕其餘一十
二名芝鳳芝彪芝麟芝豸芝獬芝鵲芝鶚芝熊芝蛟芝蟒芝鳶芽
各寫就放盒内告天拈着者即名之以應十八日之數天生向衆
曰據所言井〻有條隨分遣備各色旗號并汲拾器械物件候用
十八日金鼓齊鳴三報砲响中軍船工竪起帥旗一官即以天生
梁卿為叅謀黍紀子大為監運陳熟林翌為督造監守楊經李英

管理一應糧餉自名芝龍一官此後悉名芝龍其胞弟芝虎芝豹功弟芝鵬芝鶴族弟芝燕餘十二芝當天拈就名數各拜天地祭献海岳以及舊主思齊畢三讓然後登座曰芝龍菲才既承諸公推舉惟天在上可表厥心外則君臣之分不敢借私恩以害公內則兄弟之情不敢假公威以背義倘有不及仰賴諸公指示若在行間同仗諸公協力山河帶礪富貴與共衆紀曰公帥以正孰敢不正天生曰衆人碌碌全賴主公提調芝龍曰凡事預則立故天時地利人和得一即可有為衆曰然遂設宴慶賀盡歡而散芝龍既為衆所推統領諸軍即料理船隻整頓器械件件完備天啟六

年丙寅二月龍集衆會議曰今諸務頗已就緒豈可坐老其師我欲領戰船十隻吠哨三隻配坐前往金廈一以观邉二可取粮餉不知諸公意下如何秉紀曰主公此舉甚是夫人情則力惓勤則思奮刘先主之所以泣髀骼生肉也芝龍即令果卿秉紀調撥船隻並選精壯匀配果卿二人前去派定開单送閲第一號先鋒芝虎芝燕第二號先鋒芝鶚芝豸第三號援剿芝彪張弘第四號援剿芝獬李明第五號衝鋒芝蛟芝鵾第六號中軍主帥叅謀天生果卿左右親軍芝豹芝熊第七號護衛芝鶴陳秉紀第八號遊哨芝麟陳勳第九號監督芝麟吳化鵬每船各配六十人第十號哨

探船仔船二隻芝鳳芝鸞各配二十五人悉給口糧一月擇三月
初三日出師其餘林翌楊經李英高貫方勝傅春等領諸軍看守
寨柵芝龍看畢曰調度得宜但不知先往何處乘紀曰今南風已
發呂宋船以及暹羅絞嘮巴各港皆由可將船從澎湖下緩緩坐
風半逆半順挨至相桔等候相桔海名銅山对面龍是其議至初三
日連艅出港行二晝夜初十早龍令人工桅觀望望者曰看前山不
是南太武就是北太武南太武係漳鎮海衛在廈门之下北太武係泉同安地在廈门之上龍曰夜
來南風駛工為是遂傳令各船火炮軍器勿得參差初十日犯金
門十八日犯廈門四月杪下犯粵東之靖海甲子地方時太平日

久人不知兵衛雖有指揮千百戸水澎金門遊擊欽依把總諸官悉承蔭襲寛衣大袖坐享启禄其所管軍士亦撥点而已故芝龍得肆志遇船一鼓而擒登岸搶掠殆盡其畧有紀律者不許虜婦女屠人民縱火焚燒刈新稻穀彼乘風横行羽檄飛報沿海戒嚴當事者咄咄半籌莫展惟查芝龍係泉州府庫吏鄭紹祖子六歲時曾受知府蔡善繼擲石不責之恩即起善繼泉州巡海道招安芝龍善繼抵任又奉巡撫朱欽相檄差旗鼓黄昌奇賫諭出海招龍

撫昌奇原是泉州府礼房有口才與紹祖共事迨繼為海道委為轅门旗鼓事

時芝龍統船隨風馳逐適逢雨水不順失於汲成富者過糴米價

騰貴遊手好閑悉往依之芝龍將奪来船隻分配駕駛因而日盛
邊將望風披靡不敢與敵偶嬋洗諸船於湄州忽報海道差官到
龍延之上船昌奇曰數載不見果然一表魁梧真將軍也龍曰流
落海外久離鄉井凡諸親友有失問候今日何幸逐波濤而屈臨
至此執手至官廳叙礼献茶畢昌奇曰老拙與令先尊共事將軍
纔有六七歳頭要丟石擲着太守烏紗帽本府就賛將軍非凡將
軍還能記憶否芝龍曰兒童時事影響略知昌奇曰現任海道即
當日將軍所擲之太守也龍曰呵海道就是當時太守昌奇曰然
知將軍揚名海外恐為沉迷專遣老拙前来相勸有諭在此芝龍

接諭折開書曰

尔齡歲時儀表可愛豈料壯年海濱寄跡使聞之惻然諒情非得已耳今特遣旗鼓黃昌奇前來宣諭及尔部屬人等幸勿久戀迷津須當速登彼岸本道當為力請賣刀買犢永作聖世良民從此安揀復業歸農坐享和好室家言出於衷幸其聽之此諭

龍觀畢曰海工弄兵原非本意因寄跡東洋（日本在東故曰東洋）受困倭人廹而成之既承道憲嚴命豈敢固執以負德意自當與諸領商之

第六回

芝龍拂意仍歸海　芝豹献計客登山

却說芝龍心感善繼之德遂傳集衆頭領曰我想飃颻海外虛度歲月總無了局今道憲招安意欲就撫不知諸位心曲何如衆紀曰主公受撫道憲決然垂青我等並無夙昔之交雖今日藉主公餘庇倘後来道憲陞轉官勢羅織有司不諒那時進退維谷乞假我船隻仍回臺灣同李英观看主公得意我等再来相尋未遲不知主公允否龍曰衆紀兄所言是一着豈有不聽之理果卿天生子大陳勲等一十三人齊向前請命欲與衆紀同去龍即撥大小船

六隻粮餉薪蔬布帛器械俱各滿足分之過臺芝龍統船十二討
衆八百餘同昌奇入泉州港詣轅門去衣帽龍與芝虎芝豹等二
十人背綑泥首揩下善繼令釋其綑賜衣服慰撫之曰爾原是良
民有家子弟生在公門況又一貌堂堂雖爾父已死應立志以圖
上進光耀門閭何忽作乱揩飄流海外而暴棄至此倘非本道豈
能丸全今既翻然悔悟貴於自新本道應為爾詳請上憲通行府
縣安插得所芝龍曰此寔廹於倭畨不得已也非龍敢萌此不肖
之心善繼曰誰能無過第患知而不改今爾既知自是完人將来
功名未可量也龍等叩首稱謝出守候軍門文安插回文

評曰昔日高牙劍戟尊今朝低頭叩轅門一書非是能饒舌
欲報當年擲石恩

豈料豈巡撫朱欽相染病甚重一切事務悉暫擱起月餘方愈檢閱文書見芝龍已招安立批該道即為安撫並將軍器追存造冊報繳善繼見批即着昌奇將芝龍所帶人衆開造籍貫坐址以侯發文行縣安揷一應軍器船隻另造冊以便繳報龍許諾造完即繳昌奇去芝虎芝豹曰虎不可失威人不可失勢今當事舉動不過欲散我們黨羽耳黨羽一散將來禍福未定不如乘今夜潮退揚帆而去龍聞言俛首不答芝豹曰三哥所言誠是不可錯過追

悔莫及龍曰难背道憲一片好意芝虎曰不提道憲還可若提道憲早該去了龍曰何説虎曰道憲書欵如此安插我們以為恩莫大矣安望其有格外乎汝又未授官職倘後來有事衙門深遠那時呼應不來寧將奈何龍頓悟曰若非吾弟提醒幾乎為其所算遂囑芝虎芽客傳収拾於是夜三更放砲三聲隨潮而去

評曰因無薄祿难羈縶猶使奸雄脫籠飛

話説芝龍將船隻駛到圍頭外灣泊善繼聞報知芝龍仍逸去憤曰這輩小人反覆不測真难憑信既不受撫德化則當法處之隨發文各衛所府縣整備以防刦掠另具文申詳軍門時朱欽相内

擢超陞新巡撫朱之馮尚未莅任剿撫之議緣此艉椆芝龍得以從容將各船燂洗整頓帆篷繚路軍械旗幟乘北風下粵之海豐攻打嵌頭又犯甲子靖海二所崇禎元年戊辰正月龍從粵回閩銅山沿海戒嚴龍全隊泊漳浦之舊鎮朱之馮檄驍將都司洪先春把總許素心陳文廉合剿之馮字勉齋進士大興人龍偵知令芝豹領船五隻敵先春芝彪領船五隻敵文廉芝虎領船三隻敵素心龍與芝鳳等率大隊從中接應又着芝鵬各領快哨三隻作遊兵救援遂各進師相遇連江將軍澚漳浦縣屬先春揮船合進互相攻擊自辰至酉衝衝突數十次不分勝負會潮漲風起流逆素心文廉二船

被流所脫不能成艅先春首尾受敵無奈収入舊鎮撤銅山懸鐘
陸鰲鎮海指揮千百戶調撥精壯軍士前來配駕另吊附近沿海
鄉勇各出偹捕芝龍見先春収入舊鎮亦不追趕就鳴金収軍泊
陸（鎮海）鰲外㠀忽細作報洪先春調各衛所軍士配船并鄉勇斉禦不
日即出兵龍亦整船練將欲決雌雄芝豹向前献計曰洪先春奉
巡撫差遣便於調撥何不將計就計破他龍曰計將安在豹曰乘
彼舊鎮調撥軍士鄉勇我帶一旅分為兩隊登岸辦作鄉勇前去
策應哥〻即統大隊攻擊俟將交鋒時我在岸工殺起彼則水陸
受敵一鼓可擒龍曰此計甚妙可乘今夜人靜悄〻帶衆登岸須

要小心不可露出圭角豹曰自然相機而行哥〻亦速整船前來

豹將海豐搶得鄉壯旗〻結起選（挑）二百人乘黄昏帶芝麟工峤

